

世界文豪书系

川端康成十卷集

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

8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川端康成十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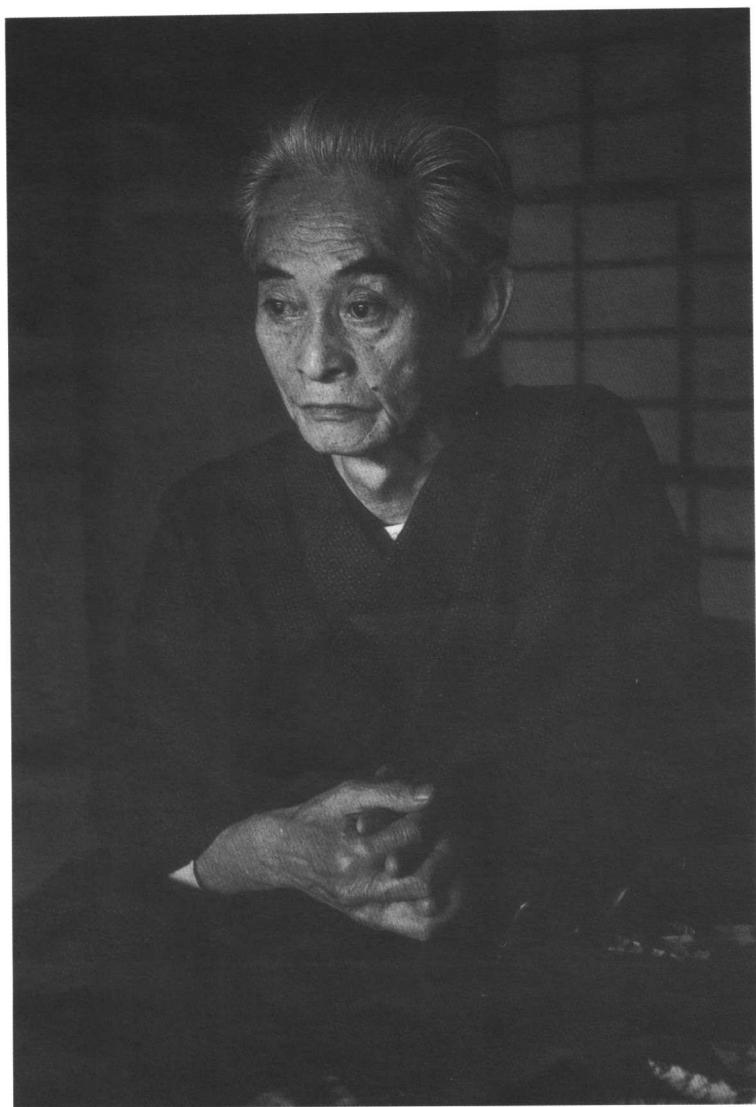
第八卷

生为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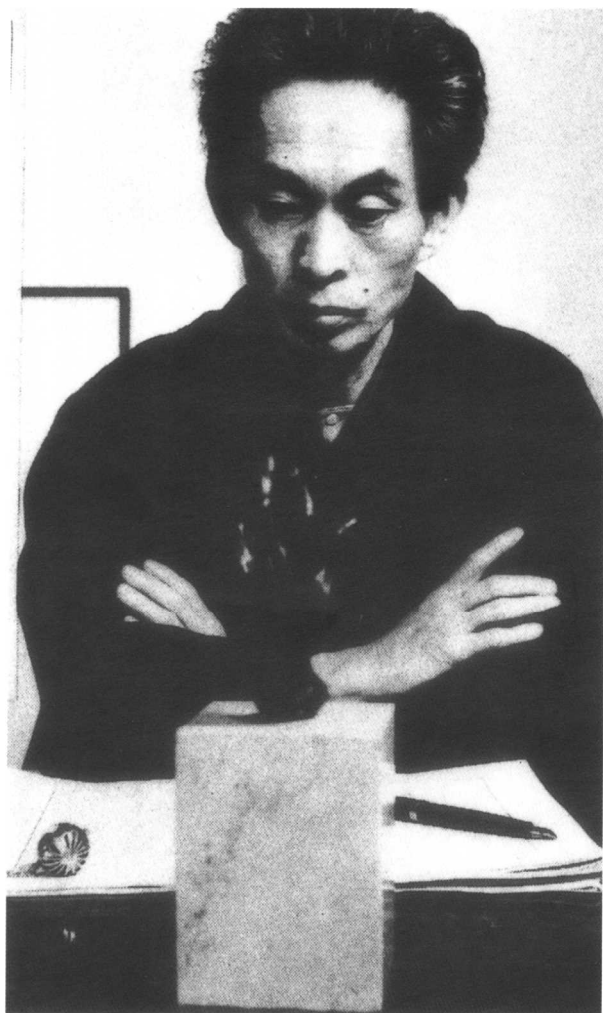
高慧勤 主编

金 中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柿沼和夫 摄



目 次

生为女人	金 中 译〔1〕
题解	戴 霞〔382〕

生为女人

金 中 译



亲爱的，不得了啦

“喂哟！糟啦，今儿个是礼拜六呢。”

在古老的水车轴式的火盆旁托腮而坐的母亲音子，挪动她那偌大的身躯向走廊奔去。

她打电话的声音与往日不同，听起来充满着活力。

“我是三浦。一疏忽，忘了今儿个是礼拜六了。我马上打发孩子去。拜托了。只提三万元，对，三万元。嗯，立马就去。对不起。”

姐姐稚子转过身对妹妹说：

“阿荣，到了街上，注意看一看，有没有‘高跟鞋’的海报。”

“……”

“是时装模特儿和设计师组织的一个叫‘高跟鞋’的剧团。”

可是，阿荣对姐姐不屑一顾，她那双形状很美的脚伸在吊钩下的煤气灶旁烤火。

从高高的天花板往下垂的吊钩上吊着一只粗花纹的铁壶。农家的地炉似的煤气灶正燃着火，上面坐着一只圆形的素陶盆子。

那又粗又结实的炉沿一半嵌进榻榻米里，一半伸展在板间^①上，板间在较低处。

① 日本式房间中铺地板的部分。



老大的水车轴式的火盆远离炉子，放在宽敞的板间中央，火盆下有脚架。四周放着草垫子和丹波棉布做的座垫。

吊钩下端的古老的木钩透着光泽，和阿荣的尼龙丝袜显得很不协调。这三浦商会的客厅光线暗淡，所有的摆设坚固、结实，古色古香。

高高的朝北的窗户上镶着毛玻璃，窗台上嵌着生了锈的铁栅栏。

这客厅白天也得点灯。火盆上方的电灯罩是民间工艺品，有小孩雨伞那么大，那纸罩透出柔和的光泽。

稚子那身华丽的和服，同插在吊花瓶里的鲜花，给客厅增添了鲜艳的色彩。

十分钟以前，稚子坐在火盆旁，面对着母亲，这样说道：

“让阿荣去相相亲，怎么样？我们事务所里的桂木君，人品不错，妹妹认识他的。”

“我才不认识他呢。什么相亲，顶讨厌了，我死也不去。”

“为什么？”

“他准会说我不错呗。”

吊花从稚子身后的大漆衣橱上的木架子吊下来。那船形的花盆上满是百合花和香豌豆。

阿荣坐在一旁，她身后也放着一个镶铜锁的结实的金漆衣橱。

“快去快回，已经十二点多了。”母亲将小方绸巾交给默默地往外走的阿荣，“银行就在附近，还拿什么手提包？！”

“因为我是个女人嘛。”

“这孩子老是这个样吗？”稚子问母亲。

“可不是么。一不顺心，一连三四天，什么活也不肯干。”

“我每次来家，她都不高兴，为什么？”

“她和你不一样，性子急。”

“回到这家里，看着什么都觉得累得慌。”

“谁说不是呢。这些日子我的神经痛又犯了。”说着，母亲将脚伸到炉边。

“能不能叫阿荣抽时间把澡盆边儿打磨一下？我在家时总是锃亮锃亮的。这么脏的澡盆，亏你们能下去洗澡。”

稚子指的是镶在澡盆边的黄铜板。

屋门口的柱子和玻璃窗台上都贴着黄铜板，也脏得黑乎乎的，和那熏黑了的屋柱几乎看不清了。

“把茶壶拿来！”

“茶壶吗？”稚子从水车轴式的火盆旁边拿起茶壶站了起来。
“瞧，榻榻米也脏得很哩！”

“甬说了！”

“怎么？妈妈您还护着她？”

稚子坐在圆圆的草垫上，从板间一侧面向地炉。她披着黑底绣着深黄菊花的衣披，那花瓣大得出奇，简直想象不出是菊花。只有京都年轻艺妓的外套上才能看到如此艳丽的花样，现在却浮现在这古色古香的客厅里。

母亲把着古色古香的小茶壶，将玉露香茶斟进小小的茶碗里。

后脑勺上梳成小髻的头发已有了白发，十分扎眼。肥胖身躯遮不住上了年纪的笨拙。看面相有五十岁了。其实她才四十四周岁。

稚子并不想喝放在自己跟前的玉露茶。

“这颜色怎么这样不鲜亮？”

“你说这个吗？”母亲抓起既不是衣披，又不像短上衣的毛织品的衣袖说道：“这是去洋货街时西田君送给我的。”

“您去沟池啦？有什么事吗？”



“没事儿。现在还能有什么事？看看过去的许多熟人一个个做起买卖，忙得可欢哩，看着心里痛快。”

“妈妈，您生在东京，女子学校也在东京上的。说说东京话，也许心气为之一变。”

“你奶奶挺严厉。说东京话，她不搭理你。说大阪人家的媳妇就得说大阪话，把茶壶说成‘茶铍子’。从一事看万事……我在你现在的年纪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你奶奶在阿荣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她说：又是女孩，不过这孩子倒是个大美人……”

到银行不过五六町^①路，像今天这样有急事，阿荣便会骑华丽的女用自行车去。可是，今天离家时，她瞧着母亲和姐姐一脸不高兴，便足蹬一双蓝色的高跟鞋，慢腾腾地走在古老的街道上。

她穿着天蓝色的大衣，故意把条纹布衬衣领口翻在外面，挺着脖子。阳光照在街上，春意盎然。

阿荣不用经心看便晓得在哪家店门前经过。她出生在这条街上。在大阪正中央，只有这条街免于战火。家家户户保留着昔日批发街的风貌。

当然，时过境迁，各家各户内部都已变了。里面住的人自然也变了。

有来历的老铺子开起了餐馆，有的挂出了新兴宗教支部的大招牌。

阿荣家也随波逐流。三浦商会的全盛期是在战后三四年间。

老铺子还是照旧，父亲着手开展战后新的经营方法。除了纺织品以外，诸如棉花、绷带、榻榻米的面料、橡皮管等什么都经营。

^① 日本的距离单位，一町约等于109米。

父亲买了一栋被战火烧毁的小楼房，重新装修后，已不再是古老的三浦商会了，成了著名的战后派暴发户。

“我去瞅一瞅爸爸睡觉的地方。”父亲偶然来一趟家，阿荣在上学前这样说道。“我好久没见过爸爸面了，他昨晚回家，我也不知道。”

阿荣听到有人在古老的客厅里议论：父亲在外面有女人，还有孩子。

稚子和阿荣都是女孩子，听说稚子出嫁时父亲对刚生下的男孩特别溺爱。

听说那女人每天给公司打电话，要给“小少爷”买这买那，还买螃蟹。

妈妈在别人面前装门面，说这些话时把肉麻当有趣。其实阿荣心里明白，连妈妈也对自己撒手不管了。

阿荣开始讨厌自己生为女人，甚至想女扮男装，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期。

阿荣高中尚未毕业时，三浦大楼便转让给别人了。在这前后，姐姐稚子举行了豪华的婚礼。

阿荣从小就和姐姐合不来，因此稚子出嫁时，她几乎没有一点感伤之情。

当她和母亲单独在一起时，母亲说：

“早晚你也得出嫁，你赖在这家里，也算是对你父亲惟一的反抗。”

“说什么傻话！”阿荣笑道。

窗户上的铁栅栏也罢，花岗石的屏风墙也罢，都是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可是对年轻的阿荣来说，似乎成了她向外界开放的障壁。

如今家里一早一晚已没有刷洗屏风墙的人了。



二楼的窗户也镶着铁栅栏。从这儿往下看，刻有家徽的兽头瓦凝视着大道。阿荣常常对母亲说：

“事到如今已没法收拾了，蜷缩在这大屋子里，总让人心里发毛。好像从前的厄运老是笼罩在头上，倒不如搬到小房子里，妈的神经痛也许会好些。”

母亲所谓“对父亲的反抗”，难道不是在等待自我毁灭吗？

眼前手头还有以母亲名义的定期存款和证券，以及马上可以变成现金的宝石和茶具。

然而，母亲在洋货街的伙计们的唆使下，热衷于赌赛马、赛自行车，连人品也变得卑贱了。

成绩优秀的阿荣希望去东京上大学，母亲却不答应。

与其说是父亲，倒不如说是母亲，像座巨大的障壁堵在阿荣面前。

“前些日子才提出钱来，看看现在还剩下多少。”

阿荣常常被打发去银行提钱。她偷偷地打开小绸巾包，看看母亲存折上的余额。待她抬起眼皮，不知不觉来到了爱珠幼儿园的门前。多会儿来这儿，她心中都会涌上怀念之情。

她上这幼儿园那时节，是最最幸福的日子。

爱珠幼儿园创立于明治十三年。二十年后，明治三十三年改建，是阿荣父亲出生前的建筑物。父亲幼小时也上过这幼儿园。

从“爱花犹如爱珠”的诗句，起名为“爱珠”。这所古老寺院式的幼儿园沉睡在大银行群中间。

周围的银行全是红砖砌成的，或是石造的古老的建筑物，令人想起明治时代的风貌。从这银行群的峡谷中穿过，来到通往御堂筋的转角处，便可看到三福银行七八层楼的近代化的建筑物耸立在眼前。那白色的花岗石还是崭新的。

正面的大铁门已关上了。阿荣从边门进去。大厅里的墙壁、地板、屋柱全是熠熠发亮的大理石。

母亲事先来过电话，阿荣接过对方已准备好的现金，让对方填好存折，没费什么工夫。

阿荣对等待她的银行职员说：

“谢谢您。”

当两人的视线碰在一起时，那年轻的职员眯缝着眼诧异地凝视着她，阿荣不由得低下了头。

来到御堂筋，阿荣招手要了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

“去大坂站。”

出租汽车是辆发出“轧嗒，轧嗒”响声的破车，向林阴道那边驶去。

车晃得厉害，但跑得很快。

大坂站的时钟正指着十二时二十五分。

车站前的花坛里凤尾松裹着越冬的稻草，甘蓝的叶子也枯萎了。但正面的时钟涂过漆的针闪烁着银光，给周围的景致增添了几分春色。

阿荣回过头来瞅了瞅广场那一边的大阪市街，向快车售票处走去。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近来。

“去东京吗？乘‘鸽子号’吧，我有‘鸽子号’的三等票。得赶紧啊，十二点半发车，还有最后五分钟。便宜点儿卖给你，二千六百元，怎么样？”

“不要，不要。”阿荣吓了一跳，转身就跑。

另一个矮个子的男人走过来。

“怎么啦，价钱不合适吗？对啊，你也有你的预算嘛。那家伙手头没有票。我有票，价钱也比他便宜多了。”那人死乞白赖地缠住阿荣。

“二千四百元怎么样？你到东京八重洲售票处也是这个价钱。二千二百元行不？时间快到了。火车可不等人啊。……两千元，



两千元整。我一分钱也不挣了。”

“二千元？”阿荣站住，掏出两张簇新的钞票，说道，“真恶心人哪，不早不晚就在这关键时刻挣大钱，年纪轻轻，算盘倒挺精啊！”

“黄牛党”接过钞票松了口气，催促阿荣道：“朝里走，朝里走，最里边的检票口。记住，四号车厢。”

阿荣在人声鼎沸中朝检票口跑去。

阿荣慌忙地上了车。离发车只剩下三分钟。这段时间似乎特别长，使得她心慌意乱。

她一边寻找座号，一边拿起车票看，车票八百七十元，加快费六百元，合计一千四百七十元。而“黄牛党”却要了她二千元。

“一点也不便宜啊！”

在这以前，阿荣根本不知道大阪至东京的火车票价。她也没打算乘“鸽子号”。

从银行去大阪车站，能不能买到车票，她心里没有底，说不定一转念便回家了。

可是，她掉进了“黄牛党”设下的圈套。虽不是绑架她，却唆使她上了当。

今天出走好像是突发事件。然而，离家出走的想法一年以来从未离开过她的脑际。

留下母亲一个人出走，太过分了。因为姐夫出差，姐姐回娘家来往，阿荣瞅准这是离家出走的好机会，才直奔大阪车站。

发车铃响了。她发现身上还装着存折。

“妈妈一定着急了吧！”说着，阿荣站起身来。

阿荣想从通道走过去，忽见对面窗户外低矮的货栈，平野北面的山峰忽隐忽现，鸽群飞去的方向刮着强劲的西风。

发车的一刹那间，阿荣将手轻轻地搭在邻座的少女肩上。

“啊，对不起。”

邻座的少女只是点了点头。安装在前面座位后背的小桌子上摊着日译的英文参考书，一头用《英日辞典》压着。

特快车驶出了大阪。

阿荣也想把桌板放下来，用手指去拉，怎么也拉不开。邻座少女用手一按搭扣，铁板便放下来了。

“原来是这样！”阿荣不好意思地害起羞来。

“你去东京参加高考吗？”

“高考已经过去了。”

“考过了还这样用功吗？”

“我是乡下的高中生，英语差点儿劲。”

“你考上了吗？”

“还没有发榜。”

“……”

阿荣说着话，可是心里仍放不下家里的事，放不下母亲和存折。

每月提四五万元，存折上只剩下十八万六千元。可是，当前母亲就指望着这点钱过活。

“到了东京，马上把存折寄回去。”

阿荣不在家，母亲或许去姐姐家住。对母亲来说，这样安排反而更好。

不知怎的，阿荣总是对自己充满着强烈的自信。她在家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干。即使别人干，她还觉得无聊，在一旁说风凉话。

“干什么啊？真无聊。”

她去东京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蓦地，一条条白丝从天空掠过。阿荣朝窗外看，山崎一带的



竹山上飘着细雪，天空还是瓦蓝瓦蓝的。

“下雪了吗？”说着，阿荣把视线落到邻座少女的饭盒上。

正是中午时分。人们上了车便打开了饭盒，有的是车站上买的盒饭；有的是自备的饭团；各色各样都有。惟独邻座少女的什锦寿司饭与众不同。饭上盖着高野豆腐，香菇、鸡蛋等佐料并无不同，却体现着做饭的人对她的爱心。

阿荣不禁热泪盈眶。

“你家里尽是些好人。”——这句话阿荣没说出口，却从少女跟前躲到四号车厢与五号车厢的接缝处，呜咽地哭了起来。

雪下了不到一分钟就停了。

阿荣擦着眼泪朝餐车走去。

她要了一份可口的菜肉蛋卷。

所有桌上都放着白色的洋水仙和淡红色的香豌豆。阿荣想起一小时前离开的家中也插着香豌豆。

一位戴议员徽章的男子和一位年轻的女人面对面坐在阿荣旁边的桌子边。侍者先给那女子倒上啤酒。她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接着那女人给议员点燃烟，又把烟盒拿过来，也给自己抽出一支。

“真恶心人……”阿荣想起车站前的“黄牛党”，觉得真可笑。这时，她的情绪渐渐恢复了正常。

京都天晴。

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得阿荣的头发发烫。琵琶湖上碧波荡漾。

可是，不多时，又见白雪飞舞。一分钟后，飞雪从窗户飘过。

飞雪从右边窗户飘到左边窗户。不多时，火车前进的方向，一望无际，像冰山一样组成的障壁在阳光下闪烁。